



寻水问绿看衢州

冯 并

早春二月，淋过微雨的衢江一碧如洗。两岸樱花开了，杞红树更像是一团火，在阳光下燃烧。

傍晚时分，在古老的水亭门前看衢江，更真切，也更能领略它的江风余味。满眼的平静、舒缓与开阔。衢江是钱塘江的上游，江线条柔和又活泼，一江碎浪匀在江心，不疾不徐地流动和回旋着，向着下游，似乎又向着上游，去到钱塘江下游和杭州。但当年，水亭门里是老街，水亭门前是衢江老码头，无论是商人起货，还是学子赶考，他们都要在水亭门前上下船。

衢州也称三衢，说它来自三省通衢和三衢山，莫如说是三江交汇，水路相通。它的下段是金华江，上段是江山港，右首则是连着钱塘江源头的常山港。衢江里流动着的这一泓清水，来自浙南百溪，自会带有不是大河胜似大河的雍容气质。

水亭门是衢州的老城门，历千风雨，一如旧时样。现在的人们，已习惯于乘高铁出门，或者从高速一路向北，去到钱塘江下游和杭州。但当年，水亭门里是老街，水亭门前是衢江老码头，无论是商人起货，还是学子赶考，他们都要在水亭门前上下船。

丁字老街正对水亭门，晚来灯火辉映，游人如织。这门为何叫水亭门？那是因为旧时城门兼着候船亭，集城门、廊桥和渡口于一体。门孔与衢江水面略平，多少有些同欧阳修《扬州平山堂记》相类的情境。平山堂与远山齐平，水亭门和水亭街与衢江水也齐平，这样一种临江形胜，大约只有重庆朝天门和洪崖洞可对比，但衢江两岸没有高崖壁

五通桥是有名的水乡，连接人们心灵的自然是那些匠心独具的桥。以桥得名，五通桥境内有名有姓的古桥新桥有100余座。这个小城位于四水绕城南20公里，自清乾隆年间盐业鼎盛后，五通桥的盐商们因盐致富。为了盐运便捷，官府、盐商、民众纷纷慷慨捐款，在两河口修建了一座石拱桥，桥头立石碑，刻有“五通桥”三个大字。岁月变迁，本是桥名的“五通桥”逐渐演化为地名。

桥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源自当地丰富的水资源。岷江、茫溪河等水系纵横交错，城中心更

五通桥的桥

李跃平

是四面环水，桥是当地人出行的必备通道。据记载，民国时期五通桥境内已有桥梁48座。桥，连通了当地的交通要道，而桥的变迁，则贯穿了五通桥的古往今来。五通桥的桥，横亘于历史和现实之间，成为城市文化的核心部分，至今依然散发炫目的光彩。

在这里，因为水系的不同，桥的样式也多种多样。村寨里，青石拱桥是人们走村串户的必经之路，更是村里的文化符号；江河上，岷江大桥横跨城市两端，雄浑的江水滔滔不绝，静默的大桥更显得厚重壮阔。而最令五通桥人魂牵梦绕的，自然是那舟桥合一的水上浮桥。它于1956年建成，由数十只小船连成一座长桥，既可通人，又可移动，造价经济实惠又便捷，直到现在，依然为当地居民所使用。它连接着水乡最繁华的两个街区，镌刻着当地人难忘的城市记忆。作家李准面对“长桥卧波”的美景，欣然吟唱：“祖国山河第一娇”。

千年流水，给五通桥增加了活力与灵动。每当傍晚，忙碌了一天的市民喜欢沿着种有数百棵榕树的岸边散步，江面上有星星点点渔火闪烁，江岸柳枝依依垂。春夏时节，五通桥还会呈现出白鹭云集、渔舟唱晚的绝好景观。



五通桥浮桥 骆传敏摄

五通桥人曾经梦想着通过桥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但狭窄的桥面并不能完全适应需要。如今，五通桥的桥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“小桥流水人家”到“一桥飞架南北”，四通八达的大桥，以不同的姿态，改变着五通桥人的生活。

桥通五洲，积厚流广。流动的江河，静默古朴的桥梁，见证着这个制盐小城的发展。五通桥的桥，浓缩了五通桥的发展，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在讲述着这里的人们走出去的勇气与信心，讲述着融通、沟通、联通的和谐故事。五通桥的桥属于历史，属于现在，更属于将来。漫步这座城市，寻找它美妙丰富的意蕴，才发现桥是这里的根与魂。

对赣中和衢的山，辛弃疾有词，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他还在《太常引·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》中兴致勃勃地吟道，“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。听去桂婆娑，人道是、清光更多”。

坐在河边的木楼里，窗外就是清溪的马金溪。马金溪是开化县的母亲河，衢江的上游，也是钱塘江的源头之一。最让人心动的是，马金溪水质接近一类，走到这里口渴了，可以放心地弯腰掬一捧，润润喉。

马金溪边有座小木楼。门外是金黄的油菜花田。听楼主说，现在正是看油菜花最好的时候。小木楼临江的一面，是南方常见的栏杆样式，前门紧临着田间小路。楼上楼下有庭有堂，琴棋书画香茶俱全，是一个朴实中见儒雅的乡村旅舍。过往行人吃茶打尖，真是个好去处。

凭窗品茗，看着楼下的一带碧水，还有隔江排阔而来一溜树，颜色深些的是水杉，浅的是竹林，还有樟木、香枫、黄栌、木荷、铁冬青和红杉，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颜色搭配，层次分明，很有镜头感。窗前探来了枫杨枝子，是杨又不似杨，当地老乡称它“水麻柳”或“燕子树”。这枫杨是本地树种，喜水却耐旱，南北皆可引种，许多地方建设园林，都争相来联系。

开化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85%，也就是说，除了田亩、道路和民居，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花与树。

三

开化青山多绿树多，除了天然资源好，也有当地人与树的一串互动故事：靠山养山，而不是坐吃山空。然而，养树、养山、养水和养人，又是怎么一种关联，其中还是有说道的。开化人懂得，也经历过产业调整变换的较长过程。

曾经，当地人只注重发展经济，办起造纸厂、小水泥厂，腰包是鼓起来了，可环境保护又是怎一个愁字了得。于是，以杉树为主的经济林种植，逐渐成为这里的经营大宗。水环境、山环境慢慢改变，上下游的水开始清了，开化人的腰包也重新见鼓。努力换来了清清的衢江水和钱塘江上游水，城里游人来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

现在，心思活络的开化人，又有了新追求。杉树常青，但蓄水能力不如阔叶树，加上游人越来越多，乡村旅游兴旺。“物种多样化”便成了农民新的口头禅。宋代诗人曾几那首“梅子黄时日日晴，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”也被写成大条幅，挂在民宿餐厅的正墙上。还有一幅，就是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

中午吃饭，第一碗是草鱼汤。草鱼在北方被称为“草棒子”，太平常不过，但我们尝一口就停不住嘴。“别是石斑鱼吧？”主人摇摇头，指向门外的小溪塘。那里有他们自家放养的一塘草鱼，小草鱼正在塘里游得像箭。席间有人说起，城里有些塘鱼，土腥味太重，开化人吃不惯，靠海的宁波人来，更不会吃，但到了开化，他们却吃河鱼吃得很开心。不知是谁，由此引出山里农民幸福感的话题。一位出身农家的说，过去山民进城，老觉得矮别人半头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就拿这草鱼汤来说，我们这儿的好吃，他们的却不中吃。再说，没有山里的绿化，那衢江会清吗。你说，这幸福指数怎样去计算才好呢。

离开民宿餐厅，我不由地回头再瞥一眼《观书有感》条幅。朱熹创办的包山书院，离这里很近，遗迹正在修整。他的这首诗是在开化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写的，并不需要特意去追究考证，就诗的起兴和自然环境来讲，这里倒很合适。

（冯并，原名冯翌，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、《经济日报》原总编辑，著有《丝路大视野》《丝路文明札记》《不落的琴声》《塞上明珠》等作品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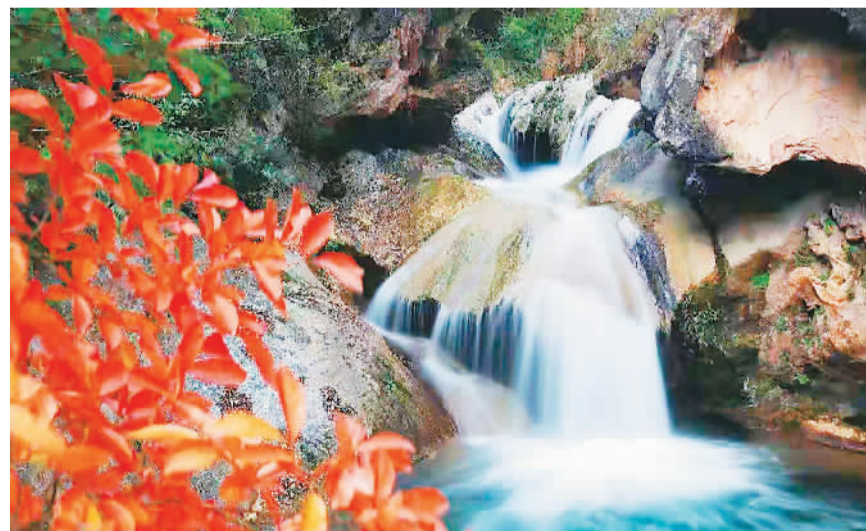
题图：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长虹乡台山村，层层梯田村落，油菜花开正艳，花海美如画。王国红摄（人民日报）



行天下

一汪白泉一屏山

兰善清文/图



里汹涌，显然，这段水是可以谱曲的。

接下来一段波光粼粼的水我叫它“逝川”，它和其他水流一样一去不复返，但它在脚下似乎刻意短暂停留，告诉你它的永恒正在于它的流失。有一犀牛般的磐石，目送流水，静待来人。我叫它“望川石”，水逝石守，静坐其上，更能体会当年孔子对水的叹息。“逝川”“望川”，川流不息，白泉守望着这个哲学命题。

一个虎盆大口样的山嘴，正对着一帘珠玉般的瀑布，于是，我叫它“虎口瀑布”。虎口怒吼，飞瀑百丈，其下翡翠潭，碧水幽幽，深不可测，据说曾有蛟龙潜藏。再前行，有一面瀑布来得突兀，如自九天陨落，擦身而过，飞珠溅玉，如沐圣女洗净。看那飘飘而落的瀑布，无不想伸出双臂揽它入怀，或截取一段悬于窗前，尽显其神来之美。

经过数小时的颠簸，我终于来到滇西北黑惠江东岸的盐城——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乔后镇镇政府所在地。70多年前，这个弹丸之地曾是中共罗惠特领导中心，四周高耸入云的大山紧紧环抱着这块狭小的盆地，发源于丽江罗凤山和剑川老君山的黑惠江，像一条桀骜不驯的巨龙自北向南从旁蜿蜒而过。

这里是洱源、剑川、云龙、漾濞县边缘结合部，盛产岩盐，自清初发现盐泉以来已有300多年采矿制盐的历史。盐场初具规模后，朝廷在此设盐官，征收赋税，滇西产盐中心由明代的“云龙八井”转移到此。民国时，这里是云南迤西盐场总署，是近代滇西北唯一初具规模的工业重镇，商贾云集，会馆林立，马帮铃声震荡山谷，一时有了“小上海”之称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滇西北高原风展红旗，革命斗争的火种在这里点燃，当时中共地下党人将这一区域命名为“罗惠特区”。1949年2月初，在中共滇西工委的领导下，罗惠特区党委创建的滇西北第一支人民武装诞生不久就初露锋芒，永安桥的枪声，像划破沉沉夜空的一道闪电，揭开了滇西



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雕塑

北武装斗争的序幕。这次伏击战成为解放“小上海”乔后盐城的一次前哨战。同年9月，这支英勇善战的自卫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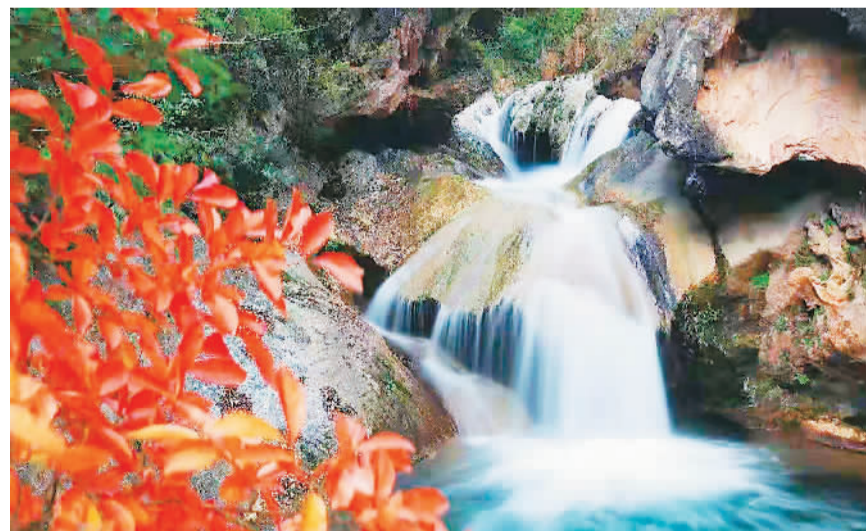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70多年以来，战争硝烟早已远去，明净的天空下，古老的小镇焕发出青春气息。当年靠锄挖盐背的“八十灶”盐场，已使用先进的机械采矿技术和真空制盐的机器设备，可年产各种盐制品5万多吨，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云南省内外。

我独自一人漫步在老街小巷，老屋里的老人有的忙着侍弄院里的花草，有的悠闲地摇着竹扇，在藤椅上观看正在热播的“红色经典”。几个小孩在小巷里做游戏，嘴里不时冒出一句老师刚教的红歌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”。我的眼前浮现出几个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，在月光下张贴《拓荒者》的身影，似乎看到他们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刻印传单的忙碌场景，听到了年轻的革命者给当地的青壮年讲课的声音……

紧挨着老街的西侧便是新街，各式车辆来回穿梭，街道两旁钢混的商铺林立，店老板笑迎八方来客，来往行人露出平和而幸福的笑脸。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是对当年舍生忘死，为理想而奋斗的无数先烈最好的告慰。

一汪白泉一屏山

兰善清文/图



前行，又有三叠瀑，三叠三展，似心旌一曳三荡，走近它，真想望月吹箫，凭风抚琴。三叠瀑接着千叠滩，水越来越千姿百态了。千瀑千叠，如莲盛开，朵朵小瀑鳞次栉比，珠联璧合，这才是白泉造化的大惊喜。再前就是天井山了。这段谷壑不凶不险，却九十度逼面，屏风式矗立，苍苍古木，霭霭紫云，都是挂着的。左右山体相距也就三十步，头上仅只一线天，形似天井，故曰“天井山”。

秀岩独处，奇峰成排，百鸟翔聚，四季灿然，堪称天赐一段锦绣，说它是养在深闺人不知的千古资深美人也未必不可。如今，天井山原生态风物已被大理州政府纳入新农村规划建设，将进行深度开发。不久的将来，白泉连同那悠长的一屏峰峦走廊将盛装亮相！

图为白泉。